

梨城叛徒

鸿
琳



1941年重阳节，我家乡梨城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一架美国飞机坠毁在城外的稻田里，其二是我二叔李牧被日军秘密逮捕。对于这两件事，《梨城党史》有如下记载：“1941年重阳，梨城举办游傩庙会，百姓云集。是日，一架援华美机被日军击落，飞行员泰勒上尉身负重伤，与飞机一起坠毁在城外的新庙墩，爆炸声震屋宇，烈焰腾空，浓烟蔽日，全城恐慌。同日，新四军清源山军分区派往梨城的交通特派员李牧被日军秘密逮捕，后变节投敌。”

我的家乡梨城是省城通往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41年秋，日军从西江口登陆后，陆军华南方面军所属第四十八师团向梨城发动疯狂进攻。当时守城的是国民党108师，由于遵照三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采取有限抵抗方针，导致梨城半月失守。日军占领梨城后，一鼓作气，向新四军清源山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恰在此时，梨城地下党城工部长王子由被捕叛变，使梨城地下党组织遭日军重创，清源山抗日根据地急需的紧缺物资和药品无法从梨城秘密交通线得到补给，给反“扫荡”带来极大的困难。9月3日，军分区司令马力在竹篙岭阻击战中被日军的迫击炮弹炸成重伤，由于缺医少药，天气炎热，几天后左手臂化脓溃烂坏死。军医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不得不将马力捆在担架上，活生生将他一条手臂锯掉。我二叔李牧当时是马力的警卫排长，当军医用钢锯“沙沙”锯着马力白森森的骨头时，他死死抱住马力的头号啣痛哭。马力被截肢后一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此时部队仍被日军铁壁合围在清源山中，与梨

城地下党组织中断一切联系，形势异常危急。时任军分区政委的刘云飞决定派我二叔以特派员的身份潜入梨城，火速搞到药品，挽救马力生命。

据我父亲回忆，我二叔18岁那年冬天，跟我爷爷进山狩猎，误入山匪独眼龙的地盘黑风寨。杀人不眨眼的独眼龙将我爷爷点了天灯，又把我二叔剥光衣服塞进猪笼沉入黑龙潭。幸亏马力带领红军游击队经过，将我二叔救了出来。此后我二叔就跟着马力南征北战，形影不离，惟命是从，情同父子。我二叔打起仗来像个拼命三郎，又长得人高马大，还练就一身武艺，深得马力喜爱。马力负伤后，我二叔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一直责怪自己没有保护好司令，日夜守在昏迷不醒的马力身边，三天三夜滴水不进。

鉴于当时斗争的复杂性，我二叔以特派员的身份进入梨城这件事在当时只有军分区几个党委成员知道。临行前，刘云飞政委给我二叔下了一道死命令：不管用什么方式，采取什么手段，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回药品，抢救马力司令的生命。

那天午夜，刘云飞政委组织了一次突袭。趁敌我双方交战时刻，我二叔带领他精心挑选的两名战士趁乱口含芦苇，潜入柳里河，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出了包围圈。这两名战士一个叫杨家明，一个叫陈天放，武艺高强，百里挑一，在这次秘密任务中都英勇牺牲，我曾在梨城革命烈士名册上看见过他们的名字。

我的家乡梨城自明朝永乐年间起就流行游傩庙会，每到九九重阳这天，四邻八乡的百姓就云集至城西慈恩塔下的七圣庙内朝圣祈福。

这天一早，通往梨城的官道上彩幡飘飘，锣鼓喧天，唢呐呜哇，炮仗齐鸣。那些扮演游傩的汉子头罩狰狞的动物精怪面具，赤裸的上身涂满鲜红猪血，插着刀、凿、锯、斧等利器，口念咒语，手持竹枝，左挥右扫。路

人都主动上前让游傩们抽打，据说能驱邪保平安。据《梨城市志》记载，游傩巡游为城外吴氏所创，目的是驱邪祈福。虽然我在梨城生活了四十多年，可至今都没弄清游傩那以假乱真身插利器的化装技艺是如何掩人耳目的。这是傩师的绝活，轻易不示人。

太阳当顶时，游傩队伍到了梨城南大门。扮成进城赶庙会乡下汉子的我二叔突然发现小鬼子对过往行人的盘查十分严密。岗哨上的鬼子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城垛上架着的机枪也虎视眈眈对着进城的人群，气氛显得异乎寻常的紧张。这一情形大出我二叔的意料，今天是预定接头的日子，如果进不了城，就将错过时机，我二叔一急，额头就冒出了冷汗，他回头朝分散在人群中的杨家明和陈天放看了一眼，见他们两个正紧张地看着他。我二叔下意识地摸了摸头上戴着的破草帽，帽下藏着刘云飞政委送给他的勃朗宁手枪。这时，小鬼子的刺刀已挑到他眼前，我二叔连忙摘下草帽，伸开双臂，装出一副老实模样让鬼子搜身。一个小鬼子在我二叔身上上上下下捏了个遍，没发现什么，抬起头，眼光落在我二叔攥在手中的草帽上。我二叔的心抽了一下，他伸出右手假装擦头上的汗，手却悄悄靠近左手攥着的草帽，做好出枪的准备。

正在这时，一架飞机尾部冒着滚滚浓烟，像只黑色的大鸟，呼啸着从梨城上空一掠而过。那些搜身的鬼子都怔住了，像群伸长脖子的鸭，张大嘴巴呆呆地望着天空。飞机掠过城门后，一头栽在了城门口的稻田里，发出轰天巨响，顷刻火焰就串起十几丈高，滚滚浓烟遮蔽了半个天空，方圆十数亩的稻谷被烧得通红。燃烧的飞机残骸碎片四下飞溅，流星雨般遮天盖地砸下，有一片带着火星正好削在了城楼顶那杆日军膏药旗上，膏药旗呼地就着起火来，转眼就剩下一根乌黑的旗杆。

那情形吓死人了，满天都着火，噼噼啪

啪往下掉,下雨一般,人像割过的稻秆往下倒,死伤好几十个,满地血肉模糊。虽隔半个多世纪,但被梨城人称作“半边脸”的马发财仍旧对那天发生的事记忆犹新。马发财已经很老了,牙早掉光,瘪着嘴,说话含混不清。飞机栽下来时,他正挑着一担鸭梨进城门,眼前亮光一闪,一个正在搜他身的小鬼子的脑袋就像挨了刀的西瓜裂成两半,白花花的脑浆“噗”地喷了他一脸。还没等他回过神,一块红通通钢片从天而降,他觉得左脸好像被人猛抽一掌,伸手一摸,血糊糊的,扯下一只耳朵和半个腮帮,马发财怔了有那么几秒钟,朝天喷出一口鲜血,往后便倒。马发财后来捡回一条命,但面目丑陋狰狞,弓着背,一生未娶。就是现在小孩不听话,大人只要说一句“半边脸”来了,立马噤若寒蝉。

和当年相比,梨城已大为改观,但古老的城门依旧被保存下来。残垣上垂满墨绿的藤蔓,有许多手指粗的壁虎旁若无人钻进钻出。冬天的时候,马发财爱跟一些老人蹲在破败的城墙下眯着眼睛晒太阳,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向路人叙述当年那段往事。

那个傍晚,一架客机正从高空往城北的机场降落,银色的机翼在如血的残阳映照下发出耀眼的光芒。马发财指着马路对面一片高楼大厦告诉我说那就是飞机爆炸的地方。上个世纪末,这里还是一片菜地,时不时还有人挖出钢铁残片。据说用那钢片打制的菜刀锋利无比,砍骨头从不卷刃。而现在是豪华的商业区,车如流水马如龙。

现在想起来,如果那架美军飞机不是在那节骨眼上出现,我二叔的人生轨迹应该会很完美。当时只要搜身的小鬼子执意要检查他手中那顶破草帽,没有退路的我二叔肯定会拔枪射击,凭他的身手最少可撂倒好几个日本鬼子。当然他也肯定会死在小鬼子的乱枪之下,即便身上被打成马蜂窝,我二叔也属于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可就因为那架从天而降的飞机,彻底改变了他后来全部的人

生意义,冥冥之中这到底是不是有定数?

据《梨城市志》记载,那架飞机坠毁后,赶庙会的人群惊惶失措,哭爹叫娘,四散逃命,一窝蜂往城内涌,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加上被飞机残骸击中的,死伤达50多人。我二叔他们趁乱进了城,按计划直奔城南的望江楼酒楼,这是刘云飞政委告诉他两个接头地点之一。当时清源山军分区与梨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彻底中断,根本不知道还有多少联络点幸存,只能让我二叔见机行事。

望江楼是当时梨城最大的酒楼,它临江而建,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相传酒楼门楣牌匾上“望江楼”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还是清代才子纪晓岚题写。

我二叔把杨家明和陈天放留在大门口,独自上了楼。他发现食客并不多,显得有些冷清,但这却没有引起他的警觉,或许就是这个细小的疏忽让他后悔莫及。

临窗的第五张八仙桌前坐着一个戴着黑色礼帽的人,我二叔的心跳了一下,明白和他接头的人已经到了。

我二叔在黑帽人对面坐下,摘下草帽,把它放在桌上。

黑帽人脸朝窗外,似乎在欣赏着江面上的景色。窄窄的江面上有破旧的木船咿咿呀呀摇过,对岸的七圣庙人群云集,爆竹声此起彼伏,香烟缭绕。山顶那座慈恩塔上荒草萋萋,有不知名儿的鸟雀飞起又落下。

今天天气不错。我二叔开始说出第一句接头暗语。

天气不错,但马上就要下雨了。黑帽人缓缓转过脸来看着他。我二叔心一喜,暗号对上了!虽然黑帽人把帽檐压得很低,但我二叔仍看见黑帽人左眼帘上有一个豆大的黑痣。

黑帽人没再说话,站起身就走。我二叔跟着黑帽人下了楼,朝守在门口的杨家明和陈天放摆了下头,三人不紧不慢跟着黑帽人穿过熙熙攘攘的闹市,拐进一条小巷。这条

巷只有两米多宽，两边都是丈把高的风火墙，阴森森的，一个人也没有。走在前面的黑帽人拐过墙角一霎眼就不见了踪影，小弄尽头出现一排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二叔暗叫不好，回头一看，身后一群黑衣黑帽人人也悄无声息跟了进来。我二叔手枪在裤腿上一蹭子弹就上了膛，陈天放出枪更快，“啪啪”两枪，两个黑衣人应声倒地。

小巷里霎时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子弹打在青砖上冒出刺眼的火花。我二叔他们利用窄窄的门洞作掩护，挥枪狂射，小巷不时传出惨叫声。

我二叔射倒冲在前面的两个鬼子，猛听身后传来“噗”的一声闷响，一回头，就见杨家明的脑袋溅起一簇血花，头一勾直直摔倒在小巷当中。陈天放不顾一切欲跃出门洞，被我二叔一把拉住，瞬时几颗子弹就打在门柱上。

这时，那个把我二叔领进小巷的黑帽人不知从哪钻了出来，远远地冲着我二叔喊，我知道你们撑不了多久，投降吧，皇军保证你们的安全。

陈天放骂了句，抬枪就射，可却没了子弹。

黑帽人哈哈大笑，一挥手，小巷两头的小鬼子蜂拥着冲上来。

突然，枪声骤起，黑帽人一个鲤鱼打滚躲过我二叔射出的子弹，而两个小鬼子却惨叫着倒地。就在这一瞬间，黑帽人看见一个身影从门洞箭般跃出，身形一挫，一只脚就蹬在了对面墙上2米多高的一个砖砌小窗上，腾身而起，两手就搭上了墙头，眼看就要越墙而过，黑帽人一甩枪，“啪啪”两声，陈天放的身影抖了一下，就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大鸟一头栽了下来。

我二叔大叫一声，抬枪又射倒一个鬼子，正当挺身跃出，身后的小门无声地打开，一把枪托重重砸在他后脑勺上，他顿时就昏了过去。

这就是我二叔李牧当年被捕的经过。

二

长期以来，我都怀疑我二叔当年是否真的背叛过革命，在黎城我二叔一直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当得知我被聘为第二轮《梨城党史》编撰主编时，病人膏肓的父亲在弥留之际死死拉住我的手，要我无论如何要弄清那段历史，这是压在他心头几十年的一块心病，他至死都不相信他的弟弟是叛徒。因为他一直坚持这一观点，在以往历次运动中都在劫难逃，“文革”中还被打断一条腿。父亲那死不瞑目的双眼充满期望，坚定了我的决心。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过数十个尚健在的老地下党员和清源山军分区战士，可对于那段历史许多人不是一知半解就是讳莫如深。

马力解放后曾任梨城第一任市委书记。他一直对我二叔的叛变持有异议，可对于我二叔当年在梨城那几天的具体活动拿不出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文革”时被造反派诬陷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不惜派叛徒李牧和日寇进行可耻交易而惨遭批斗，最后投河自尽。担任梨城市长的刘云飞据理力争，一再声明当年马力昏迷不醒，根本不知道是他决定派我二叔进入梨城，也被造反派作为马力的死党活活打死。刘云飞在临死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时清源山军分区没有我刘云飞可以，没有马力不行。要是没有李牧搞回药品救回马力司令的生命，清源山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很有可能就要改写。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牧对清源山抗日根据地是有贡献的。事实也是这样，马力用过我二叔派人送回的药品后，身体逐渐康复，在那年初冬他指挥部队在黑风口成功突围，彻底粉碎了日军妄图全歼清源山抗日部队的企图。

我二叔被双手反剪带进城南朱家巷那

座秘密监狱的一间屋里时，他发现那不像是个审讯室，倒像是个医疗手术室。四周墙壁都拉着厚厚的黑色窗帘，室中央用水泥砌成的台面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瓶，里面盛着些泡得发白的东西。当我二叔发现那些发白的东西是拳头大的心脏、眼睛、一节节的手指，甚至还有一副很完整的男性生殖器时，他的胃一下痉挛得收缩了起来，有想呕吐的感觉。

一个佩戴少佐军衔的小鬼子正坐在办公桌后的皮椅上聚精会神摆弄着一颗新鲜的头盖骨，过了许久，他才抬起头笑咪咪地看着我二叔。我二叔怎么也没想到，面前这个面如冠玉的小鬼子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梨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

松井径直走到一面墙边，“哗”地拉开一道窗帘，推开一个小窗口，从墙那边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

松井朝我二叔招了招手。见我二叔没迈步，一个小鬼子猛然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将他的脸紧紧按在那小窗口上。

窗口那边，全身是血的陈天放被铁链吊在半空，耷拉着头，血水浸透了他的发梢，滴滴答答往下掉。他的身边几个彪形大汉正疯狂拷打一个血肉模糊的中年人。

天放！我二叔大叫一声。

奄奄一息的陈天放抬头朝我二叔看了一眼，咧了下嘴，就勾下头。

我知道你见多了，这吓不着你。松井很温和地拍了拍我二叔的后背。

你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吧，落到你们手里我就没想活着出去！

想死还不容易，关键是怎么个死法。松井要我二叔继续往里看。

此时，一个赤裸上身的小鬼子握着一把剔骨刀，开始从那个中年汉子胸口上剜肉，那割下的肉一条一条如手指般粗细，血淋淋的，刽子手每割下一条就随手丢给蹲在一旁吐着舌头的大狼狗。中年汉子声嘶力竭惨叫

着。但那叫声越来越弱，渐渐毫无声息了，只是当那剔骨刀从他身上划下去时，他身体才会抽搐一下。我二叔看到中年汉子的前胸露出了惨白的肋骨，隔膜里那拳头大的心脏依旧“扑通、扑通”跳着。我二叔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松井“哗”地拉上了窗帘，转身盯着我二叔的眼睛说，等一会，就轮到你的同伙。

我二叔“噉”地大叫一声朝松井扑去。松井身手却异常敏捷，飞起一脚踢中我二叔的下巴，仰面倒地的我二叔翻起，又朝松井扑去，无奈双手被捆，空有一身武艺无法伸展，膝盖又挨了松井重重的一皮靴，“扑通”就跪在地上。两个小鬼子上来死死按住我二叔的头。

喔，我忘了告诉你一声，我有个爱好，就是解剖人体。但我解剖的不是尸体，是活人，是像你这样的大活人。

畜生！你是个畜生！我二叔死命挣扎着冲松井咬牙切齿骂。

松井没理会我二叔的暴怒，他笑咪咪地摘下白手套，在一个托盘里拨拉了一阵，拿起一把薄如蝉翼的小刀，在我二叔眼前晃了晃，说，这就是人体解剖刀。

这时一缕落日的余晖从天棚上投下来，正好射在那把刀片上，发出炫目的光芒，刺得我二叔睁不开眼。

我曾经是帝国医科大学的高材生，最擅长的就是人体解剖。我会用这把小刀把你全身的肉一片片剔下来，你将成为我制造的一副最完美的骨骼标本，战争结束后，我会把你带回日本，赠给我的母校做教学标本。

松井手上的解剖刀在我二叔身上比划着，告诉你，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不会一下子把人杀死，我喜欢听人的惨叫，我喜欢享受鲜红的肉从活体上割剥下来的美妙感觉。给你讲个故事吧，明崇祯三年，也就是1630年的9月22日，明朝的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遭磔刑，你知道什么是磔刑吗？磔刑

就是你们常说的千刀万剐,就是用刀把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剔下来,先手足,次胸腹,后枭首,有割8刀,16刀,32刀,128刀,甚至更多。我曾作过统计,要制作一副完美的人体骨骼标本大概需要在一个人身上割上三千六百刀。有记载说曾有受刑的人肉被割尽,心脏仍会跳动,甚至还有部分感觉。我觉得这不是胡言,我会让你充分体会这种感觉的美妙的。

松井的中国话讲得极为的流利,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军队里培育了多少的中国通,没有人会知道。就像1932年小日本不断往东北佳木斯移民一样,他们早就对觊觎中国作了处心积虑的打算。

我敢断定我二叔听到松井这番话不可能无动于衷,虽然我二叔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对于死亡早有切身的体验,但他唯独没想到自己会被凌迟处死。

在你们南方像你这种高大身材的男人真不多,只是可惜了。松井不动声色用那双比女人还漂亮的丹凤眼静静地看着我二叔,一开始他的眼光很柔和,看不出有什么内容,后来那柔和的光亮慢慢黯淡下去,突然就变得极为犀利和阴冷,如蛇舌一般在我二叔身上探寻。

你知道人身上哪里的疼痛感最明显吗?是手指。你们中国不是还有个词叫十指连心吗?我们就从这手指开始。松井拉起我二叔的手掌掰着他的手指,笑眯眯地说。突然猛一用力,“咯答”一声扳断我二叔的小手指。

你这畜生,你杀了我吧!

松井很平静地指了指墙壁,明天早上你就会跟你的同伙一样,体无完肤。你不觉得可惜吗?

就在这时,一个小鬼子提着剔骨刀进来伏在松井耳边嘀咕了几句。松井匆匆走了出去,一会又进来,手上拎着一个拳头大小血淋淋的心脏,打开一个玻璃瓶丢进去,笑眯眯对我二叔说,这就是你同伙的心脏。

隔着玻璃,我二叔看见那个心脏依旧“扑通、扑通”跳。我二叔长嚎一声,泪如泉涌。

松井笑了,问,怕了?你只要和我合作,我就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我二叔与松井久久对视,两人谁也不愿挪开目光,他们都想从彼此的眼神里发现什么,探寻什么。过了半晌我二叔突然说了一句,我不能死!

松井笑了,在这场较量中他赢了,他猛地掀起我二叔的头发,想不想死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告诉我你的名字!

李牧。

身份?

清源山军分区梨城特派员。

任务?

重建梨城地下交通线。不能否认,我二叔说的都是实话,但有一点最关键的我二叔没说,那就是马力司令负伤这个天大的秘密。

松井温和地拍拍我二叔的背,恭喜你,李先生,你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1941年初冬,清源山军分区在黑风口突围后,马力第一件事就是派出由特务连连长林有志率领的除奸队潜入梨城,处决了一批叛徒,人数达13人之多。在整个行动过程中,除奸队遵照军分区党委的指示,对所有对象都做了极为慎重和缜密的调查。其中有一个叫程峰的叛徒曾参与诱捕我二叔的整个行动,据他临死前的交代,当时他是望江楼联络点的交通员,就是他向松井提供的接头时间和地点,并将我二叔一行三人带入朱家弄日特设下的包围圈,让我二叔进梨城不到一个小时就落入日特手中。程峰因为左眼帘有一颗豆大的黑痣,当年梨城地下党组织都称其为“一颗痣”,他在我这篇小说中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会多次提到。

林有志在淮海战役中身负重伤,解放后

多数时间在省军区疗养院休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梨城市委组织编撰第一部《梨城党史》他是顾问之一,根据他当年对叛徒程峰审讯所提供的资料,《梨城党史》有了我二叔在日特机关秘密监狱里变节投敌的记录,据此我也有了以上文学性的叙述。我不否认其中有些细节有我杜撰的成分,但从市纪念馆保存的资料来看,当时驻黎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的确是喜欢把活人拿去当解剖标本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 52 师接管梨城时,在原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监狱里曾发现 18 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对于我二叔的变节,《梨城党史》作了如此说明:“李牧惧畏于日本特务机关的凌迟酷刑,关键时刻贪生怕死,卑躬屈膝,成了可耻的叛徒。”

我认为组织上对你二叔下的叛徒定论是有根据的,但说他贪生怕死似乎过于简单草率了些。现任梨城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的沈红这样对我说。

沈红将她那辆 0.8 排气量的奇瑞 QQ 车停在朱家弄口,我们一前一后走进狭窄的小弄。两边青灰色的围墙爬满墨绿色的藤蔓,不时露出铜钱状砖砌的圆形小窗。那厚厚的砖体上随处都能发现密密麻麻的枪眼,走在深深的小弄里,有凉飕飕的风迎面吹过来,我想象着我二叔他们当年在这里和日本人进行的那场激战,究竟哪个是他们掩身的门洞,哪段是他们想逾越的墙头,我不得而知了。监狱就在弄堂尽头,是由一个朱姓大商人的深宅大院改建而成,当年小鬼子看上这座大院,一个晚上将朱家老少 18 口人全部杀害,据说朱家二姨太的肚子里还怀着一个两个月的婴儿。监狱大门紧闭,门口钉着一块写着“青少年革命教育基地”的铜牌,沈红径直进了大门左侧的一间小屋,从墙壁上摘下一串钥匙,熟练地开了门。

尽管是免费开放,这里平时也没什么人来,只是搞些纪念活动时有些单位才会组织人员来参观,所以馆里就雇了个退休的老头

在这看守。沈红拎着那串叮当作响的钥匙,补充一句,这老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脾气还很怪,常说这里闹鬼,半夜总听到有人惨叫,别人又不愿意到这来,只好随他去。

前几年搞旧城改造,开发商要把这座大宅拆掉,沈红死活不肯,据理力争,官司打到市长那才得以保存下来。现在大宅被四周的高楼大厦围困其中,看起来很不协调。

进了大门是一个院落,有棵古槐绿得欣欣向荣。沈红指了指左右那是两排厢房说,这就是当年日本特务机关办公和住宿之地。我们进了后院,又是两排砖砌低矮平房,窄小的窗户上拇指粗的钢条早已锈迹斑斑。

当年被抓进来的人都关押在这里。沈红边说边打开最右边的一间房,朝我摆了一下头,松井就是在这屋里解剖活人的。

室内透着一股浓烈的霉味和阴森森的气息,墙上悬挂着一些图片和说明。室中央水泥台面的瓶瓶罐罐还在,但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了,靠左侧墙边摆着一张锈迹斑斑的铁制手术床,床头和床尾左右两侧有四根牛皮带,我知道那是固定人用的。而右侧是一张沉重的铁制靠背椅,扶手和椅脚上还留着铁扣。我轻轻坐上去,将两个手腕伸进铁扣里,突然就有点想哭。

你说,我二叔当年坐在这张椅子上会是什么感觉?我问沈红。

沈红摇了摇头,说,有些事你没亲身体验过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你说不想死和不能死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不想死就是人有活下去的欲望,这种求生的欲望是人的本能,蝼蚁况且偷生,何况人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没有不怕死的,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就想死。而不能死,说明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他心有挂碍死不得,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说,我二叔当时对松井说他不能死而不是不想死,是口误吗?

我明白你想说的意思,如果你想从这个

问题上寻找突破口,那是行不通的。历史靠事实说话,不会让你去咬文嚼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二叔的的确确在自首书上签了字,有记录在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就是叛徒。

我二叔在自首书上签字这份文件我看过,现在依旧保存在梨城档案馆,他的签字歪歪扭扭,鸡爪一般,而且还按了手印。我二叔是参加革命后才跟马力学的文化,他的字马力一眼就知,解放后他曾仔细研究过那份自首书,也肯定上面的签字出自我二叔之手。这点是不争的事实,谁也推翻不了。

谁都知道,当年只要被抓进梨城日军特务机关那座魔窟的人,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就义,二是叛变,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如果说你二叔是越狱脱逃,这是根本就站不住脚的理由,就是我也不会相信。沈红边锁门边说。按这个理由推断下去,你二叔背叛了革命,成了可耻的叛徒这似乎更能让人信服。

根据《梨城党史》记载,当晚月黑风高,日军在叛徒李牧的带领下包围了距梨城二十里外的柳里堡秘密联络站。正在联络站集会的5人仓促应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三

叛徒程峰证明我二叔那天晚上的确有参加围歼柳里堡秘密联络站的行动。当时松井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暗中监视我二叔。当松井指挥部队悄然向纸坊包抄时,龟缩在一棵大树后的程峰突然感到耳边掠过一股凛冽的风声,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下巴就重重挨了一拳,那一拳雷霆万钧,打脱了程峰的下巴和两个门牙。黑暗中程峰看见一个高大的黑影纵身跳下一道一丈多高的山坎,钻入灌木丛,撒腿狂奔。程峰暗叫不好,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抬手就是一枪。清脆的枪声划破柳里堡的夜空,火光中他看见黑影

一个趔趄险些栽倒,但没停下奔跑的脚步。程峰抬枪再射时,被冲过来的松井甩了一巴掌。松井原想要活捉联络站全体人员,获取梨城共产党地下组织更大的秘密,可程峰的这一枪打乱了他的计划,无疑提醒了纸坊正在开会的人。纸坊里的灯光一下就灭了,随即从窗口射出密集的子弹,正在包抄的小鬼子遭到顽强的抵抗,僵持至半夜,松井只好下令就地歼灭。程峰后来受到松井的严厉呵斥,看着暴跳如雷的松井他一头雾水,不明白是由于自己不小心让我二叔逃脱还是不合时宜放了一枪惹恼了松井。

程峰的枪法当年在梨城地下党中数一数二,他曾有以一把老套筒用五发子弹干掉五个小鬼子的经历。如果不是天气太暗影响了他的视线,他第一枪就可以要我二叔的命。可在他要开第二枪时,却被松井阻止了,程峰不知松井葫芦里卖什么药,松井领导的特务机关有许多秘密他程峰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一点程峰心里十分清楚,自从投靠日本人那天开始,他在日本人眼里其实就是一条狗,一条被用来咬人的狗而已。

但程峰那一枪还是击中了我二叔的左肩胛,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活了23年的我二叔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漫无目的奔逃。

当我二叔爬上一道山梁时,红日正缓缓地远方黛色的山峦上升起,山洼里全是成熟了的稻谷。一条小溪拖着水蛇般的腰肢在山脚下的村庄前绕了个弯,冒着氤氲的水汽一头扎入金黄的田野不见了。缕缕炊烟从低矮的黄墙黑瓦上兴起,背上蹲着一只乌鸦的老牛低着头慢悠悠地踱上了进庄的那座石拱桥,一只色彩斑斓的公鸡扇着翅膀飞上篱笆墙,引颈长啼。村头那棵百年老桂正开得如火如荼,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味在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漫。村庄显得宁静而安详。

我二叔无力地靠在一棵柿树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一阵秋风扫过,让他轰然倒地。阳光开始发亮,晨雾

渐渐从他身旁散开，柿树上的叶子流金溢彩，带着垂露。有几片叶子很无助地脱离了枝桠，摇摇摆摆飘落到了他的脸上。

那天清早，我上鲤鱼背打柿子，那年的柿子又红又大，灯笼般挂了一树。几十年后香儿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这样对我说。走上山梁，远远就见你二叔昏死在那棵柿树下。全身是血，一动不动，死了一般，那样子吓死人了。香儿婶早已满头白发，脸上的褶子深得像山梁上的沟壑。她的声音很细，迷离的眼光飘向场院外那棵高大的桂花树，枝繁叶茂的桂花树如一把巨伞撑在天空，米黄色的花串此时重重叠叠开得如火如荼。香儿婶额上那个深深的伤疤发出微红的光彩。

我那个吓啊，背篓都扔了，撒腿就往山下跑。后来是我爹把你二叔背回来的。

在开始写这个故事前，我曾特意去了那道叫鲤鱼背的山梁，那颗柿树还在，躯干似铁。我去时已是深秋，柿叶红得如血，但却没结一个柿子。

在这里我做一个假设，如果不是松井有意放走我二叔，那天晚上，在严密监视下的我二叔是不可能那么轻易逃脱的。至于松井为什么要放走我二叔，只能说明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但是不管这个交易是什么，就是在自首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我二叔都觉得自己的行为只是对敌斗争的一个策略，并没有背叛革命，他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去挽救马力司令的生命。我不能说是刘云飞政委下的死命令给了我二叔一个误导，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我二叔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我二叔担心自己死在松井手里就没有人去完成刘云飞政委交给的任务。在那个生死关头他没有任何退路，松井不可能给他别的机会，所以他假装答应和松井合作，并在自首书上签下了名字，只要不死，他就可能还有机会。

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二叔怎么

会出卖柳里堡联络站？如果说他以出卖自己的同志来换取松井对他的信任，那这个代价也未免太大了，这是谁都不能饶恕的罪过！对于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秘密联络站是当时刘云飞政委给我二叔提供的两个接头地点之一，当时为了保险起见，直到临出发前，刘云飞才将联络地点告诉我二叔，同行的杨家明和陈天放都不知道，况且他们两人当天就牺牲。为什么事情就那么凑巧，我二叔一被捕柳里堡联络站就被歼。从这方面来分析，柳里堡联络站被出卖的确和我二叔有关系。

为此在这里，我不得不杜撰了一个情节，如果不这样，我的小说就无法写下去，但有一点我得声明的是，不管这个情节能不能立住脚，我都没有要为我二叔开脱罪名的意思。毕竟我受党教育多年，如果我二叔真正出卖了同志，我也不会原谅他的。下面就是我杜撰的情节：

我二叔为了完成刘云飞政委安排的任务，假装答应跟松井合作。但在松井要我二叔提供他所知道的地下党组织时，我二叔却闭口不言。

松井早是成竹在胸，他对我二叔说，其实梨城地下党已经全部在我掌握之中，你想想，要不你怎么一进城就会落入我的手中？

见我二叔不说话，松井又说，王子由是你们的城工部长，共产党在梨城的地下组织难道他会不知道？我让你说出你所知道的，无非就是看看你是否真正想和我合作，有没有诚意而已。你说不说对我都没什么意义。既然你不说，我也不勉强你，你对我来说根本就没什么用处。

松井边说边玩着解剖刀，猛地喝道，捆起来！

两个鬼子上来，将我二叔剥光衣服推上了手术台。

我二叔被赤裸裸捆在手术台上，他的脑子在急速思考着，他觉得松井的话不无道

理,他肯定柳里堡联络站也早就落入了日军手里,为了迷惑松井争取时间,他便顺水推舟,说出了柳里堡这个接头地点。

那个夜晚,当松井让我二叔带队前往柳里堡联络站时,我二叔还以为松井是在考验他,他一口答应,他想见机行事,伺机逃脱去完成那个还未完成的秘密任务。可我二叔万万没想到的是,柳里堡联络站居然还未被日军发现。当松井指挥日军如临大敌包围那个隐藏在山旮旯里的纸坊时,我二叔大惊失色,后悔莫及。

在这里我不妨再做一个更为大胆的假设,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二叔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提醒纸坊里毫无察觉的同志们。于是他用生命做赌注引诱程峰开了一枪。

我二叔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暖融融的被窝里,有个朦胧的身影在眼前晃动。渐渐地我二叔看清是个姑娘,这姑娘很漂亮,白皙的脸庞如一弯新月,红润的小嘴鲜艳欲滴,一根又长又粗的辫子垂到臀部,全身散发着淡淡的桂花香。他挣扎着想起来,可全身如火一样的烫,一点力气也没有。这个姑娘就是香儿婶,那时她叫香儿。

我二叔的醒来,让香儿喜出望外,她惊喜地朝门口叫道,爹,你快来,他醒了。

门帘一掀,进来一个六十来岁的老汉,那老汉粗壮高大,脸庞黝黑,长着花白的络腮胡,额上的皱纹刀刻似的深。老汉很激动,拉着我二叔的手不放,一迭声叫,李排长,李排长。

我二叔的确感到眼前这老汉有些面熟,可一时就是想不起来。

我叫王大海,去年端午我曾送一批药品进山,是你带部队来接应我们的啊。

世界上有很多事纯属巧合,这种巧合实实在在就发生在我二叔身上。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军分区司令马力安排我二叔下山接应一批紧缺药品,在杀人坳和梨城国民党军相遇,虽然当时正值全民抗战,但梨城守军

依旧对清源山抗日根据地封锁得极严,双方摩擦不断。我二叔凭借熟悉的地形,指挥警卫排虎口夺食,硬是将药品接应上山。

我二叔在黑夜中狂奔了一夜,让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竟意外遇到了地下交通员王大海。人生其实存在着许多的变数,这不能不说是冥冥之中的天意。郭庄这个秘密联络点直接听命于梨城地下党负责人江一舟,江一舟被叛徒王子由出卖被捕后,受尽严刑拷打,但他咬断舌头只字不吐,最后被小鬼子剖腹挖心而死。

王大海问,李排长,你怎么会到这里?

大海,马司令身负重伤,生命垂危,这次组织上派我以特派员的身份出山,目的就是搞到药品,要不司令怕挺不过去。

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那太好了。自从江一舟牺牲后,王大海就和组织断了一切联系。

大海,你马上去一趟柳里堡,那庄后的纸坊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昨天我刚和他们接上头就被鬼子包围了,混战中我逃了出来,也不知别的同志们逃出来没有,现在能不能搞到药品救马司令的命就看他们了。

当时王大海一听坐不住了,虽然柳里堡离郭庄只有40里山路,他也知道那个纸坊,但从来不知道那是一个秘密联络站。

王大海起身要走,可又担心说,那你伤怎么办?

你别管我,马上就走。我二叔告诉了王大海接头暗号。

王大海向香儿交代了几句,匆匆出了庄。

我二叔撑起身,让香儿帮他把满是血污的上衣剪开,然后拿来一把小刀在烛火上烧红,一下就挑进肩胛上的伤口,炙热的刀尖冒起一股青烟,有肉烤焦的味道。

豆大的汗珠从我二叔额上滚滚而落,他那张英俊的脸因痛楚扭曲得变了形。但我二叔没有停止动作,小刀依旧不停在伤口上剜

着。

香儿不停地为我二叔揩拭着头上的汗珠,见我二叔全身抖个不停,她突然就死死地抱住了我二叔的头。香儿身上散发出那股与生俱来淡淡的花香,绕我二叔一头一脸。突然有两颗灼热的泪珠落到了我二叔的脸上,他抬起头,发现香儿早已泪水涟涟。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二叔终于将子弹头挑了出来“当”地丢进盆里,一头倒在床上昏睡过去。

我二叔再醒来时,朝阳已从木窗投进屋来,他的伤臂和断指上都敷着草药。

大哥,你醒了?香儿伸手在我二叔额头上摸了摸,昨晚你一直发高烧,可把我吓坏了。

香儿用汤匙舀了一勺莲子汤放在嘴边吹了吹,小心地送到我二叔的口中。一股甘甜透入心脾,我二叔抬头看见香儿双眼通红,显然是整个晚上都守在他身边。一股暖流从我二叔心头汩汩淌过,猛然间他有一种找到了家的感觉。他竟忘了伤痛,动了动干枯的嘴唇想对香儿说些什么可却没有说出来,我二叔有些情不自禁地看着眼前美丽的香儿。香儿发现我二叔那么看着她,脸一红,羞涩地低下头。也许就是这一刻,感情的种子在两个年轻人心里萌了芽。

晌午时分,王大海才从柳里堡赶回,他带回一个不幸消息,柳里堡联络站的同志昨晚全部牺牲,无一幸免。我二叔仿佛让人猛击一掌,跌坐在地。

我二叔问王大海哪里还能搞到药品。王大海说自从王子由叛变后,小鬼子在城里疯狂搜捕,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谁也不知道谁还是同志,谁是敌人,要搞到药品比登天都难。

我二叔听了半天没说话。过了许久,他对王大海说,我得进城一趟!说什么我也得搞到药品。

王大海急了,特派员,你负了伤,怎么能

进城?

我二叔没有再说话。当天晚上,他拒绝王大海陪他进城,悄悄出了庄。

我二叔走后,王大海和香儿一直坐在屋里,那个晚上父女俩没再说一句话,油灯彻夜未灭。

四

第二天一早,两眼血丝的我二叔竟然回来了,并且还带回了一大包急需药品和抗生素。这让王大海大喜过望,香儿更是拉着我二叔的手喜极而泣。至于我二叔是怎么搞到药品的,《梨城党史》是这样说明的:“叛徒李牧向松井供出了马力负伤的秘密,松井为了李牧能顺利回到清源山军分区潜伏做内应,因此向李牧提供了药品。”对于这个说明,我觉得不无道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二叔除了王大海,他不可能还认识梨城别的地下党,要想那么轻而易举搞到药品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二叔达到了他的目的。

我二叔让王大海火速将药品送进山,并且要亲自将药品交到刘云飞政委手里。见了政委,你对他说,我完成了他交给我的任务,你再代我去看看司令,只要能救回他的命,我做什么都值得。

我爹走后,你二叔当着我的面哭了好久。香儿婶向我叙述这段故事时这样对我说。

婶,你说当时我二叔为什么会哭?

香儿婶勾下头,半天才说,当时我也不知道你二叔为什么要哭,在我眼里天塌下来他都能顶着,怎么就会哭呢?后来,我明白了,你二叔心里苦啊。你想,一个有家却回不去的人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

听香儿婶这么一说,我的心一下就痛了起来。我终于明白了当时为什么我二叔一个

堂堂七尺男儿竟会当着一个女子哭泣,因为从此他就再没有家了,或许以后他就得蒙面天涯。

几天来香儿悉心地照顾着我二叔,她给我二叔换药,洗衣,变着花样做出许多好吃的,她烙的桂花饼金黄柔软,香气扑鼻。香儿告诉我二叔每年重阳节,按照庄里的旧俗,是桂花的生日,她就是这天出生的呢。到了傍晚她还替我二叔擦拭身子,每当她的手接触到我二叔赤裸的健壮胸膛时,她总是羞红着脸,手儿都有些微微发抖。看她羞答答的模样,我二叔心里总有被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魔力撩拨着,心旌荡漾。说实话,我二叔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年来,他从来没有和一个姑娘这么相处过,面对这么一个美丽动人、悉心照料自己的女子,他感到自己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她。我敢断定,我二叔对于香儿的那份感情没有掺杂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绝对是一种发自内心真实的情感。

在等待王大海回来的那几天里,我二叔会静静地坐在顽石垒就的院墙内,对着那颗满树金黄香气扑鼻的桂花树默默想着心事。每个清早,总有那么多的鸟儿在树枝间跳跃鸣叫。香儿都能叫出那些鸟的名字,喜鹊、八哥、老鸦、山雀,还有啄木鸟,它们口齿不一,唧唧喳喳,咿咿呀呀,但那叫声都带着树叶清新的气息。树上有一个硕大的鸟窝,每当夜晚,蜂黄色的月亮总爱偷偷摸摸地溜进鸟窝,像是窥探,又像是偷窥,总想要发现些什么似的。

香儿告诉我二叔,那桂花树是她太爷种下的,太爷种下桂花树后就参加了义和团,一去就再也没回,只托人捎回一把大刀,后来她爷爷背着那大刀参加了同盟会,最后也死在了广州。这把大刀传到她父亲手里整整三代了,他父亲把它当成传家宝,轻易不示人。香儿带我二叔去了西厢房老海的睡屋里,大刀就挂在正墙上,没鞘,那是一把鬼头大刀,刀背乌黑厚实,刀口锈迹斑斑,手柄上

的护手红绸早已乌黑破旧。那些天香儿常看见我二叔对着那把曾经茹血啖肉的大刀发怔。

因为没伤到骨头,在香儿细心的照料下,我二叔的枪伤好得很快,不几天就没什么大碍了。

邻里乡亲都知道我二叔是香儿的未婚夫,从江北逃难来的,至于肩胛上的伤那是被鬼子抓去修炮楼逃跑时被打伤的,当然这一切都是王大海安排好的。虽然郭庄的群众基础好,不少都是堡垒户,但这也是敌占区,小鬼子隔三岔五就会来清乡,只有这样是最好掩人耳目的办法。

邻里乡亲见了香儿总爱拿她来说事儿,都夸香儿找了个英俊的未婚夫。特别是隔壁的王寡妇更是口无遮挡,这天一早端着饭碗隔着院墙叫香儿,神秘地问香儿说,这几天你爹不在家,你们睡在一张床上了吧?香儿臊得满脸通红,端起一盆水就泼,王寡妇边躲闪边嘻嘻哈哈的笑。

看香儿那窘迫的样,我二叔就安慰她说,香儿,让你受委屈了,你别生气啊。

香儿就勾了头,捏着衣角,飞快看我二叔一眼,说,才不生气呢。

爱情是男女双方的事情,我二叔那高大英俊的外表,再加上特派员身份和他身上罩着那英雄的光环,怎么可能不让情窦初开的香儿动心。可以想象,要是没有那场该死的战争,他和香儿一定有个美好的未来。

我二叔和香儿之间那层微妙的感情终于还是被捅破了。

这天一早香儿就上山替我二叔采药,可一直到晌午也没见回来,我二叔望眼欲穿,心神不定,他突然就感到香儿出了什么事,我二叔对香儿产生了一种难于割舍的感情,这份感情让他无法解脱。

我二叔是在一个山坳里找到香儿的。香儿在爬上一个悬崖采药时失足跌下崴了脚,远远地见了我二叔,只叫了一句哥,就嚤嚤

哭了。

我二叔背着香儿回家,香儿很听话地趴在了我二叔的背上。香儿喘气如兰,滚烫的面颊厮磨着我二叔的耳根,温软而坚实的身体紧紧贴在我二叔的脊背。我二叔的心跳一下就加快起来。当爬上山岭时,我二叔早已气喘吁吁了。

香儿在背上心疼地问,哥,你累了?

不累,香儿,我真愿意这样背你一辈子。就是现在我都不怀疑我二叔这句话的真实性。

香儿在我二叔背上一抖,半天没说话。喘气却粗起来,双手紧紧地箍住了我二叔的脖子。

那晚我二叔和香儿坐在场院上那颗桂花树下,暗蓝色的夜空繁星点点,一弯新月挂在天边,山坡上的树如影如烟,远山模糊,溪水潺潺,荷塘的蛙鸣此起彼伏。浓郁的桂花香在氤氲的夜色中弥漫。雾气悄悄上来时,我二叔脱下外衣爱怜地披在香儿身上,香儿柔柔地叫了声哥,将头靠在了我二叔宽大坚实的肩上。我二叔心一热,一把就将香儿搂住,香儿整个人就软软地瘫在我二叔的怀里。

也就是这唯一的一回干柴烈火般的激情燃烧,我二叔在香儿身上留下了自己的血脉。在这里,我不否认我二叔和香儿爱情的纯洁性,在战争年代这样的爱情故事并不罕见。

这段历史在香儿婶的心里埋藏了几十年,要不是知道我一直在想为我二叔翻案,这个秘密可能永远会烂在她的心里。

香儿婶在春上时大病一场,可清明前几天,她的病却突然好转,坚持要去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给他的大儿子扫墓。香儿婶的老伴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急得直跳脚也阻止不了。自从1979年他这个大儿子长眠在南疆开始,每年清明香儿婶都会千里迢迢去云南给儿子扫墓,一年都不落下。

香儿婶提出要我陪她去云南,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毕竟我是一个外人,如果不是为了解我二叔当年那段历史,我和她素昧平生。但老人很固执,一定要我陪她去,我就猜想,老人或许有些话要对我说。果然在南下的火车上,香儿婶把埋藏在她心里几十年的秘密说了出来,香儿婶向我叙述这段往事时脸上泛起少有的红晕。我如遭雷击,我怎么也没想到香儿婶那个长眠在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的大儿子居然会是我的堂哥。

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墓碑上,我第一次知道了我堂哥的名字,但他不姓李,姓郭,郭庄的郭。

那天,细雨迷蒙,将我的心情淋得潮潮湿湿,陵园里四处飘荡着烧过的纸钱,我和香儿婶坐在墓碑前,看着来来往往祭奠的人群,相对无言。

儿啊,娘今年来了以后我就来不了啦。香儿婶这样对她儿子说。或许上了年岁的老人对自己的生死都有预感,香儿婶的话一语成谶,从云南回来后香儿婶就一病不起,端午节那天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清源山军分区派出的除奸队在追捕程峰的行动中几经周折,几次都让他侥幸逃脱,还有三名队员死在他的枪下。最后除奸队长林有志用了非常手段,不得不绑架了他的老母亲。别看程峰罪大恶极却是个出名的孝子,他依照约定真的单枪匹马赴约。或许他知道自己死有余辜,连枪都没带,在福荫山的慈恩塔前他向林有志提出只要保证他母亲安全,他任凭处置。果然,随后的两天里,他将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和罪行全盘交代,但他保证说他出卖的只有我二叔,因为后来他在望江楼守株待兔但再也没有人来联系过。我在和尚健在的老地下党员交谈时他们都证实,当时他们搞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就像环环相扣的链条,一个链扣断了,别的就接不上。这也是组织上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常使用的方法。当年梨城地下党组织

之所以受到灭顶之灾，主要是因为地下党领导中的关键人物王子由叛变，他手里掌握的秘密比一般工作人员多得多。因此由于他的出卖，日本特务机关一个晚上就捣毁了7个联络站。

程峰在成功诱捕我二叔以后，被松井任命为特别行动队的小队长，参与了松井一系列的秘密行动。他曾交代当时松井有制定一个“钓鱼”计划，但这个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不知道，因为松井从骨子里就没相信过他这样的汉奸，那是梨城日本特务机关的最高机密。但有一点他敢肯定，这个“钓鱼”计划一定和我二叔有关。按照程峰的说法，我二叔从走出梨城日特机关秘密监狱那天开始，一举一动都在松井的掌控之中，从没有离开过松井的视线。

五

第四天午夜时分，送药进山的王大海平安回来了。

我二叔欣喜若狂，一迭声问马力司令的病情，王大海告诉他，马力司令已经苏醒过来，脱离了危险。我二叔一听，突然就掩面而泣。

王大海告诉我二叔，他此次进山出奇的顺利，军分区指示让我二叔暂时不要归队，养好伤后重建梨城地下组织，打通进山路线。

据香儿婶的回忆，第二天晚上，我二叔又进了一趟梨城，天蒙蒙亮时他回来了，回来后什么也没说，倒头就睡。

根据《梨城党史》记载，受日军特务机关严密保护的叛徒王子由一个晚上在桃花渡妓院被割了首级，但是究竟是谁处死了王子由，解放后梨城地下党组织竟没一个人知道。这也是一个谜。

就在我二叔回来的第二天一早，王大海

的儿子王小海突然回来了。我二叔曾听香儿说过，她哥在梨城的尧记布庄当伙计，平时少有回家。小海长得矮矮墩墩，却很壮实，眼神非常的阴冷。

说也奇怪，那天王小海前脚才进屋，话还没说两句，后脚小鬼子就包围了郭庄。

庄里到处响起枪声，鸡飞狗跳，乱成了一锅粥。看已经出不去了，王大海倒很镇定，要我二叔和香儿装成夫妻，大家随机应变。话还没交代完，几个小鬼子就踢开门，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进来，呜哩哇啦叫着，把他们全赶出屋。香儿吓坏了，死死拽着我二叔的手。

很快，郭庄的男女老少全被鬼子赶到了桂花树下的场院上。场院四周架起机枪。

松井一身戎装，挎着东洋刀，劈开双腿站在桂花树下那半截碌碡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满场院惊慌失措的人群开口道，我们得到情报，共产党的特派员就藏在你们村子里，你们要是交出来，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格杀勿论！

场院上的人群交头接耳，最后把眼光落在了我二叔身上，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

松井手指王大海，你，出来！

王大海大义凛然跨了出去。

松井把军刀架在王大海的脖子上，你说，特派员在那里？

王大海一声不吭，如一尊雕像，双眼遥望着远方层层叠叠的山峦。

松井吼道，拉下去毙了！

几个小鬼子冲上来，将王大海拉了出去。

此时我二叔的手被香儿死死抓住，他能感到香儿全身都在微微颤抖。我二叔回头看了一眼香儿，见香儿正担心地看着他，他心一热，他伸手去掰香儿的手，可香儿死也不松手。就在这时，突见王小海从人群中冲了出去，大声叫道，太君，放了我爹，我告诉你

们谁是共产党的特派员。

王大海厉声大喝,小海!

可王小海却像一条疯狗,指着我二叔叫道,他就是共产党的特派员。

松井怎么也没想到关键时刻竟会有人站出来出卖我二叔,他不动声色拍了拍王小海的肩,竖起大拇指夸奖道,你的,大大的良民,皇军重重有赏。

王小海搓着手,涎着脸,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松井朝我二叔和王大海一挥手,吼道,把他们给我带走!

两个小鬼子冲上来,把我二叔拖了出去。香儿大叫一声哥,不顾一切扑上来,死死抱住我二叔不松手,一个小鬼子一枪托砸在香儿的头上,香儿惨叫一声,瘫倒在地。

我二叔看见一泊鲜血从香儿的额上涌出来,有几滴还溅到他脸上,他的脑袋“嗡”的一声就响了,“嗷”地一声怒吼,朝那鬼子猛扑过去,一拳就把那小鬼子打翻在地。那小鬼子从地上爬起来,挺起刺刀就刺。松井大叫一声“八嘎”,劈头盖脸给了那鬼子几个耳光,几个如狼似虎的小鬼子扑上来,死死按住了我二叔。

我二叔和王大海被鬼子押着出了郭庄,身后传来香儿凄厉的哭声。

六

很久以来,我都一直想不通当年松井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到郭庄去抓我二叔,如果真像峰所说的,我二叔和松井的“钓鱼”计划有关,一举一动都在松井的掌控之中,那么松井有什么必要多此一举将我二叔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按照我前面的推断,我二叔和松井达成了某种交易,那么这个交易依旧在实施过程中,松井远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此时抓走我二叔有什么意义?他根本就

没必要自导自演这出让人匪夷所思的戏。

我曾就这个问题与沈红进行探讨,一向以思维缜密的她也百思不得其解。何况,松井在这次行动中连命都丢了,对于一个从事多年特务工作的人来说,松井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这里面绝对有一个天大的谜。对于这个问题《梨城党史》没有说明,倒是对我二叔和王大海被小鬼子带出郭庄后发生的事有一段简短的记载。

那天,我二叔和王大海被小鬼子押出郭庄,在经过清风岭的大密林时,我二叔一个趔趄,撞到前面一个小鬼子身上,出手如电摘下小鬼子腰上的一颗手雷,一反身就扣住了松井的脖子。

小鬼子没想到我二叔竟会有这一手,哇哇叫着端着刺刀全围上来。

退回去,要不我就炸死他。我二叔冲着小鬼子喝道。拇指按在了手雷的弹簧上,小鬼子想上前又怕伤了他们的指挥官,只能亦步亦趋。

我二叔退到了林子边上,扭头对王大海说,你快走!

王大海不走,说,那你呢?

不要管我,能走出一个是一个,你赶快带着香儿走,走得越远越好。

我二叔猛地将手雷塞进了松井的脖子,滋滋作响的手雷顺着松井的领口溜到了后背上。

“轰”地一声巨响,血肉横飞。待硝烟散尽,小鬼子发现自己的指挥官松井不见了。有那么一刻,他们全都呆若木鸡,眼睁睁地看着我二叔和王大海蹿入密林。

后来鬼子在密林里展开疯狂地搜捕,但无疑是大海捞针,枪声在山林间响到晌午时分才渐渐停歇下来。

据说松井的死曾惊动了日军陆军华南方面军所属第四十八师坂田中将,梨城地区日军司令官中村正雄少将受到他的严厉呵斥。至于我二叔当年为什么要炸死松井,《梨

城党史》也没作任何说明。

去年9月,日本高知大学历史教授松井一郎为研究梨城明末清初农民抗租运动史,曾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几位学者的陪同下来到梨城,因为我对梨城抗租运动有过专题的研究,市委统战部指定由我全权陪同,我发现松井一郎对梨城的抗日史非常熟悉也很感兴趣。当时正值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我国捕鱼船、逮捕中方船员,全国一片声讨之声。梨城政府网也出现很多跟帖,群情激愤要将日本人从梨城赶出去。还有的说得更露骨,骂我是卖国贼,说当年我二叔就是日本鬼子的走狗,现在我又跟在小日本屁股后面恬不知耻。有一天晚上,松井一郎在向我表示歉意之时,特别问起我二叔当年的事。时过境迁,我也没什么隐瞒,就和他说了我二叔当年的那段经历以及困扰了我多年的疑惑。松井一郎半天没有吭声,过了许久他对我说,他就是当年梨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的儿子,当年松井侵华时他只有8岁,父亲自1938年到中国参战就再没回去过。他之所以对梨城抗日战争时期这段历史有所了解,完全是出自他父亲当年遗留下来的一本战时日记。

在我印象当中,我父亲一直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长得风流倜傥,对人温文尔雅,衣着干净得体,知识渊博,处事极为严谨。是战争把他变成了魔鬼。长期以来我一直都为我父亲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和自责。我这次到梨城来除了学术研究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谢罪。

对不起。松井一郎站起身向我深深鞠了一躬。

我大惊失色,怎么也无法将面前这个双鬓花白的慈祥老人和当年在梨城杀人如麻的松井联系起来。我家乡自古民风彪悍,嫉恶如仇,“9.18”那天,当得知松井一郎到城外抗日战争纪念碑敬献花圈,就有一些人围到那里抗议,其中就有“半边脸”马发财。出于

众所周知的原因,松井一郎是当年梨城日寇特务机关长的儿子这件事我一直等到他回国后才向市委统战部领导说明。

当年松井被我二叔炸死后,他的遗物被送回日本国内,一直被松井一郎的母亲收藏着。10年前松井一郎的母亲病逝,在整理她的遗物中,松井一郎看到了那本日记,里面断断续续记录了松井在中国参战时的一些情况,多数是和他从事的特务工作有关,特别是对梨城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记录尤为详细。里面一些被松井津津乐道的暴行令松井一郎感到异常震惊。松井一郎是日本国内有名的反战人士,他曾公开反对日本国会参拜靖国神社,多次遭到极右势力的威胁。他原想将那本日记公诸于世,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没有那个勇气。

那场战争中国的确出了很多的汉奸,我想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过的。松井一郎的话让我有些赫颜。

但我认为我二叔不会是叛徒,从我目前了解到的资料来看,许多地方我都可以作出解释,即便我二叔在自首书上签字,那都可以解释是一种斗争策略,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逃脱你父亲的控制,搞到药品救回马力司令的命。但是在柳里堡联络站被出卖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一个死结,这个结要是解不开,我是无法推翻他头上叛徒的定论的。

柳里堡联络站?松井一郎打断我,这地名我好像知道,你让我想想,对,是在我父亲的那本日记里,他还提到一个叫陈天放的叛徒。

我差点没尖叫起来,陈天放就是和我二叔进城执行秘密任务三人中的一员,他受伤被捕后,当日就在日特机关秘密监狱里英勇就义,怎么可能是叛徒!

他是个叛徒,这一点一定不会错,我记得很清楚。

冥冥之中我突然就觉得松井当年写的那本日记是我解开柳里堡联络站被出卖这

个死结的唯一钥匙。如果真像松井一郎所说的陈天放是叛徒,那么很有可能柳里堡联络站就不是被我二叔出卖的。我就像在黑夜走路突然就看到前面出现了一盏灯光,让我激动万分。我恳请松井一郎回国后将他父亲留下的那本日记寄给我。松井一郎想了想答应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沈红,沈红听了对我说,这个情况很重要,但对此事一定要慎重,陈天放毕竟早已列入梨城革命烈士名册,他的英雄事迹多年来一直被当做各中小学校的爱国教材,在梨城家喻户晓。如果他真是叛徒,一旦公诸于世,将会牵涉到许许多多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是要捅出大娄子的。再说了,如果真像松井一郎所说的,你别高兴得太早,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按照刘云飞的回忆,当年派他们进城执行任务时,接头地点只告诉了你二叔,陈天放和杨家明都不知道。《梨城党史》的记载,陈天放负伤后当天就被日本特务剖腹挖心,如果他是叛徒,松井为什么还要杀害他,没有理由啊。

沈红的话给我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仅凭一本小鬼子当年留下的日记我就想推翻组织上多年的结论,是天真了些。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松井那本日记能很详细地记录那一段历史,让我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切。

我和沈红约定,在没看到那本日记之前,我们谁也不把这秘密说出去。即使看到了日记,但寻找不到确切的证据,我们也把这个秘密烂在心里,永远也不说。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松井一郎从日本寄来的日记本,那是一本16开本,封面画着一个彩色的日军头像。这种日记本当时在侵华日军中很流行,我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曾看到过,纸张发黄到黑,几乎每一页都被虫蛀过,满是星星点点的小眼。为了便于我的阅读,细心的松井一郎同时还寄来一份亲手翻译成中文的日记内容。日记共有30多篇,记

录着松井从青岛登陆后一路南下至梨城这一段的情况,跨度近两年时间,有的寥寥数言,有些却很长,写了好几页纸。

为了说明问题,我将松井在进入梨城后写的有关日记摘要如下:

“昭和16年8月2日上午10时,部队攻入梨城,中国军队死伤甚众。下午和中村正雄司令官阁下视察辖区。”

“昭和16年8月5日,对朱家巷进行清理,特高科设朱家大宅,严厉处置18人。”

“昭和16年8月21日,部队开始围剿城外清源山地区共产党抗日部队。根据中村正雄司令官命令,在城内搜捕抗日分子,在城门口盘查进出人员,发现可疑者一律逮捕。下午,坂田中队押回130多人青壮年,紧接着是一群像是他们母亲、妻子的人来了,哭泣着哀求放人。

随后,释放被认为是平民的人,枪毙了56人,有些拼命哭喊乞求饶命,但也不行,分不清真假,可能多少包含一些可怜的牺牲者。”

“昭和16年8月23日,在品茗阁捕获共产党地下组织城工部长王子由,根据他的招供,当日在城内抓捕至凌晨结束,捕获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12人,击毙7人,收获极大。司令官阁下给予特高科嘉奖,我为此获金鸚勋章奖状。”

在第49页,我终于看到了1941年重阳节我二叔被逮捕后的记录,在松井的日记上时间是昭和16年9月9日。

“经过半个月的等待,今天捕获共产党派进城的特派员李牧,另外还有一个叫陈天放的人。将他们隔离讯问,陈在逃跑时被击伤,在审讯室,特高科当他面将一反抗者凌迟处死,摧毁了他的意志,在供出他们另一个接头地点柳里堡联络站后因伤势严重,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让我失去从他身上获取更多秘密的机会,甚为可惜。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李身上,在我巧妙的安排和布置下,李

最终答应合作。根据李的交代,他的任务是重新建立共产党在梨城的地下组织,为此我制定了详细的“钓鱼”计划,充分利用李的特殊身份,在彻底肃清梨城共产党漏网组织后,将李派回其部队做潜伏,达到消灭梨城地区共产党的抗日部队之目的。这个计划得到中村正雄司令官批准,并迅速报请陆军军部,军部电令给以嘉奖。

为使计划万无一失,牢牢控制李,让他死心塌地为大日本帝国效力,经过周密安排,设置一个圈套,是日晚,安排李参与了围捕柳里堡共产党秘密联络站行动。目的有二,一是考验李与皇军合作的诚意,二是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亲手处决一名共产党,让他没有退路。但由于行动中出现意外,李趁机脱逃。原本欲将李当场击毙,但考虑李不可替代的作用,又有把柄在我手中,决定将其放走,并安排秘密特工跟踪其行迹,暗中控制,如有变故即处死。这个决定有很大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将前功尽弃。如导致“钓鱼”计划失败,我将剖腹自尽,向天皇陛下谢罪。”

“昭和16年9月10日,一天忐忑,终于得到消息,李在郭庄落脚。经秘密监视,郭庄很有可能还有共产党的联络站。果不出所料,当晚,李主动回来,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清源山抗日部队领导人马力身负重伤,他的任务就是潜入梨城为马力搞药品。李要求为他提供药品,以便顺利回部队做内应。经请示司令官阁下,为放长线钓大鱼,确保“钓鱼”计划顺利实施,为李提供了急需的药品。同时严令李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王大海彻底摸清梨城漏网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然后回清源山抗日部队做内应。”

“昭和16年9月18日晚,李按约定时间回城,但未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并反映自从柳里堡联络站被歼后,王大海对他还不很信任,导致他工作无法开展,无法按计划返回部队潜伏。这种托词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李

是我整个“钓鱼”计划中的鱼饵,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经过考虑,我决定次日率部前往郭庄,以抓共产党特派员为名,导演一出戏,让王大海彻底打消对李的怀疑,便于李开展工作。”

松井的日记到此结束,当我读完大惊失色,也激动万分。如果这本日记所说的是真的,那么陈天放就不是烈士,是叛徒,是他出卖了柳里堡联络站,我前面的假设就完全可以推翻,我二叔的冤案就有可能拨云见日,昭雪天下!

根据松井的日记,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我二叔进城的当天在朱家弄被包围后,在危急关头将柳里堡联络地点告诉了陈天放,目的是只要有一人能逃脱就还有可能去完成任务,可最终这个地点却被陈天放出卖给了松井,导致了柳里堡联络站同志全部牺牲。再就是松井到郭庄抓捕我二叔这个一直困惑我的问题也有了答案。从王大海带回军分区指示要我二叔暂不归队留下重建梨城地下党组织后,为了拖延时间蒙蔽松井,我二叔告诉松井不被王大海信任无非就是一个推辞。这个借口让松井信以为真,自导自演了一出戏,目的就是让王大海打消对我二叔的怀疑,让我二叔利用王大海迅速掌握梨城漏网的地下组织。可以这么说我二叔和松井两人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都在为各自的目的绞尽脑汁。可让聪明一世的松井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死在了我二叔手中。

那天傍晚,逃过了鬼子追捕的我二叔和王大海回到了郭庄,郭庄到处是残垣断壁,烧毁的房屋还冒着黑烟。桂花树上吊着好几具乡亲的尸体,显然急疯了的小鬼子杀了回马枪,把全部的怨恨发泄到了郭庄乡亲们的身上。

悲伤的乡亲们默默聚拢来,围在我二叔的身边,头上缠着布的香儿在看见我二叔那一瞬间,怔怔地呆了,过了好一会,她叫了声哥,也不顾场院上那么多的乡亲,一下就扑

到了我二叔的怀里，嚤嚤地哭了。我二叔眼一热，一把搂过香儿，眼泪滚滚而出。

我二叔和王大海被鬼子带出庄后，愤怒的乡亲一拥而上，把正想离开郭庄的王小海团团围住，棍棒、石块、拳脚雨点般地落在他的身上。乡亲们恨透了汉奸，将王小海捆在了桂花树上。王小海的身上被浇满了屎尿，全身爬满绿头苍蝇，臭不可闻。一条裹脚布勒住了王小海的嘴巴，他挣扎着呜呜叫着，可就是说不出话。往人身上浇屎尿，是我家乡梨城人对人最大的污辱和蔑视。鬼子在杀回马枪时，也没放过王小海，在他身上插了两刀，王小海耷拉着脑袋奄奄一息。

脸色铁青的王大海蹲在碌碡旁“霍霍”地磨他那把鬼头大刀，磨一会就往碌碡上擦一掌水，那锈迹斑斑的刃口开始发出惨白的光芒。

磨完刀的王大海站直了身子，只见他双手托大刀，缓缓跪下，眼望苍天，一字一句地说，列祖列宗在上，我王家自古忠烈，苍天可鉴，而今家门不幸，出了不肖，数典忘祖，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乡亲，今天我要用此刀清理门户！

说完，王大海挺身站起，提刀一步步朝王小海走去。

乡亲们这才知道老海要大义灭亲，顿时全场骚动，香儿显然吓坏了，跪下死死拉着王大海的手，苦苦哀求，爹，爹，你不能这样，不能啊。

我二叔也大惊失色，他拦着王大海，毕竟他是你儿子，放他一条生路吧。

王小海死命挣扎，双眼涨满了泪水，嘴里呜呜叫着，好像要说什么，可他的嘴巴被布条紧紧勒住说不出。

王大海推开我二叔，一脚踢翻香儿，飞步向前，只见白光一闪，王小海的脑袋在空中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咚地撞在桂花树上，骨碌碌滚到地上，“噗”地从脖子上喷起尺把高的鲜血。

王大海丢了刀，捧起王小海的人头，扑通跪下，嘴唇剧烈颤动着，老泪纵横。王小海的人头双眼圆睁，死不瞑目。

如血的残阳摇摇欲坠，将郭庄的天空染得通红，一只黑色的乌鸦“呀呀”哀鸣着从桂花树顶飞过，秋风骤起，树上的桂花如雨般哗哗洒落。

对于这事，《梨城党史》是这样记载的：“1941年秋，梨城地下党员王大海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亲手处决了他的儿子——中共地下党员王小海，给当时地下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失。”

解放前夕，王大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但我在梨城875名的革命烈士名册上找不到他的名字。

七

王小海被处死的第二天午夜，几条黑影悄无声息进了郭庄，他们翻进围墙，直奔西厢房王大海的睡屋，轻轻扣了两下门，门无声地开了，黑影进了屋，迅速掩上了门。

你说什么，小海是你们派来的人？

对，小海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他一直以布庄伙计的身份作掩护在为党工作，他的工作极为隐秘，极少有人知道。所以这回梨城大搜捕时他幸存了下来，他没死在小鬼子手里，却死在了你的手里，你好糊涂啊！

王大海一下就张大了嘴，接着他又摇了摇头，那他为什么要出卖特派员？

经过我们调查，真正的叛徒就是这个特派员，王小海是受组织之托来处决他的。

不可能，绝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他炸死松井，还救了我。

至于他为什么会炸死松井另当别论，但他的的确确是叛徒。李牧叛变的消息是梨城日本特务机关的最高机密，松井就是想利用他把我们在梨城的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其

实你这个联络点自李牧到来那天起就在日本特务严密监视之下,之所以留到今天完全是李牧一直在利用你。

不,我不相信,王大海摇头,我进山给马司令送药,军分区领导还指示要李牧重建交通线,这么大的问题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当我们确定李牧叛变后,曾想向军分区汇报,只是我们的电台早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缴获,一直无法联系上,派进山的几个同志也牺牲了。在这危急关头,我们只好派小海利用你儿子的身份前来处决叛徒,可是你却不明真相,让我们牺牲了一个优秀的地下党员,你糊涂啊!

王大海怔怔地站直了身子,猛然间从他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往后便倒。

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一声脆响,似乎是有人不小心踢翻了瓦罐。

谁?屋里的灯“噗”地一声就灭了,几个黑影闪电般冲出屋来。

一个黑影“嗖”地翻过院墙,如箭般往庄外狂奔。

“啪啪啪”,静谧的郭庄响起急促的枪声。

我二叔跌跌撞撞跑上出庄那座石拱桥上时,只见一个铁塔般的汉子手持鬼头大刀,一动不动立在了桥头。

大海!我二叔失口叫出了声。

月光如水,在王大海身上抹上一层冷色,他劈腿站着,横在胸前的大刀在银灰色的月光下闪着阴森森的幽光。

王大海一步一步向我二叔走来,他手中的刀举了起来。

大海,我不是叛徒,请你相信我。我二叔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王大海没答话,他目眦尽裂,头发一根根竖起。

我二叔颤抖着举起了枪,他闭上了眼,发出一声绝望的嚎叫。

身后的枪声骤然响起,数颗子弹从他的

背上进入从前胸穿出,血花四溅。我二叔缓缓转过身,看见数把黑洞洞的枪口冒着缕缕青烟。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香儿,他看见香儿脸上的泪在清冷的月光中放肆地流淌。

香儿看见眼泪一下就从我二叔的眼里夺眶而出,他动了动嘴,想说什么,可他又说不出,鲜血开始从我二叔的嘴巴里汩汩淌出。我二叔静静地看了香儿几秒钟,他突然朝香儿咧嘴笑了一下,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砰”的一声,子弹从我二叔的太阳穴穿过,一股黑色的脑浆迸出,我二叔头一勾,双腿并膝,以一种跪着的姿势定格在了香儿的眼前。

六十多年后的夜晚,当我站在郭庄那座古老的石拱桥上时,上弦月静而优美地守候在天边,石拱桥哲人般地凝望着宁静而安详的郭庄,桥两旁那墨绿色的藤蔓有如历史一样悠长生长。在如水的月光下,我似乎看见了我二叔跪在桥上的身影。我猜想,我二叔在最后的时刻是否是想用这种下跪的姿势来表白什么,证明什么,辩解什么?

后 记

2011年7月1日,第二部《梨城党史》出版,对于我二叔的记载,里面有短短一句话:“经梨城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审查,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决定撤销李牧同志的叛徒定论,恢复名誉。”虽然只是这区区吝啬几十个字,连一个字的基本评价都没给,但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禁泪流满面。一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历史冤案总算得以了结!虽然我二叔没有等到冰雪消融,云开雾散的这天,但我想,历史总归是历史,它总是会由一些人在面临重大选择时,义无反顾地用生命为我们存留下一份记忆和真实。

责任编辑 练建安